

树蛇

● 李贵耘 张馨 著

远方出版社

树 蛇

李贵耘 张馨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贾继贤

封面设计 徐敬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蛇/李贵耘, 张馨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8

ISBN7-80595-486-0

I. 树…

II. ①李…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041 号

树 蛇

李贵耘 张馨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90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80595-468-0/I·202 定价: 15.00 元

内 容 简 介

好英俊的男儿成龙，在“龙门”下跳了一年又一年，却一次又一次落榜，难以“成龙”……

富商家的靓女苏美娟为他沉塘自杀，清贫的女大学生王静雯为他化作了一具白骨……

致两个美丽的女性怀孕，这成龙何许人物？

他不是道德沦丧的败类，也不是玩弄女性的色狼！

读罢此篇，你会为他洒下一杯同情之泪，并陷入深深的沉思……

第一章 送 别

“冬青，你累吗？”肖竹娥见苏冬青的绿色竹扁担挑着行装呼吱呼吱一上一下闪成一张张弯弓，不免有些过意不去。

苏冬青虽是山里人，长得也蛮高大结实，可他从小是他那富商爷娘老子的掌上明珠，又是刚刚走出新化三中校门，哪里呷过这等亏。窄窄的山中小路，蛇行一样弯弯曲曲的，像挂在陡峭的山崖上，仅能容下一张脚板。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肖竹娥看不见苏冬青的脸，但分明地看见了他那油黑浓密的头发上冒出的热气，握着扁担的手那弯曲的胳膊处，汗水如雨水一样往下流，右手在额上一刮甩向后边就会挥成一道咸腥的门帘。

“既然为了心上人起了大早，也就不管那路迢迢一路多辛苦了。”苏冬青好不容易喘过一口长气，稳住脚跟将竹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回头向肖竹娥一笑，见肖竹娥立刻沉了脸，赶紧补充说，“你莫多心喽，我吼的是歌子咧！”

“全怪你妈——给人家当保姆，还拿什么呷的东西送人家，真是要不得的摆阔佬！”肖竹娥怨道。可不，自从得知肖竹娥决定去长沙当保姆，冬青妈就开始为这个干女儿打点起大包小包，早起时说什么也要让苏冬青给带上。

“好心没好报，黄土打黑灶。我妈是怕人家亏待了她干女儿，才给人家带点土特产，让人家不把你当一般的山妹子小

看。”

“哼，我是去给人家带‘小皇帝’的，他敢小看我吗？”肖竹娥的口气火辣起来。

“对对，宰相的奴才还是七品官哩！”苏冬青的语气立刻低了下去。

“什么，你把我当奴才看？”肖竹娥恨恨地叫起来，“我肖竹娥高考虽然名落孙山，可外语和语文都答得几乎就是满分，劳务市场上我有得应聘做那些大老板的女秘书，就是因了这家人上门来的好言好语我才应下做保姆的哩！”

“你就觉得这如同金榜题名一样光彩吗？”苏冬青把担子掼在小路旁，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头一低，那汗水就从眉毛、鼻尖、下颌和胳膊上往下洒。

肖竹娥这才嘻嘻地笑着，拿一方喷香喷香的花色小手帕递给苏冬青擦汗，说：“你不是也表了态，理解了我嘛！”

“那是为了让你破灭对外面的世界的幻想，更好地热爱我们这山青水秀的仙居岭，城里好是好，可我们应该去我们值得去的地方！”苏冬青叹了口气，“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说是一个山里妹子来到城里，看见人家城里人开着的落地电扇，认为是城里人把山顶上的白云和山里的凉风养在了铁丝罩里，伸手一摸，一下子把手指头削掉了三个！”

苏冬青笑了，摇摇手说：“不是这个故事。”

“说是一个山里走出去的大兵回山里把堂客接到他服役的城里，觉得自己本来蛮好看的堂客有了一股阿乡气，就带了堂客去美容院，想烫一个城里小姐那样的蛮好看的钢丝发。知道

这一过程要好几个小时，就独自一人回驻地办公事了。可他再来接堂客时，却发现堂客已死了。事情闹大了，法医检查，原来这个婆娘想上茅厕却不敢和服务员吭声，以致尿水涨破了尿泡，大活人竟让尿憋死了。”

“也不是这个故事。”苏冬青又摇头说。

“总之，无非就是诸如此类的诋毁山里人的故事罢了。”肖竹娥不屑地撇撇嘴。

“我要讲的是关于保姆的故事。”苏冬青正色说。

肖竹娥就双手撑起下巴，又开始做起苏冬青忠实的听众。

“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无力养活自己才三岁的命根崽，就带着崽去给人家当保姆，那家的崽也三岁。那主人很尖刻，所以零食每天都要清点，不准寡妇的崽呷。寡妇也很检点，所以她每天给主人的崽呷零食时就把自己的崽支开，为此她常常伤心滴眼泪，但她始终安分地恪守诺言。有一天，小主人要呷鸡蛋，寡妇就为小主人煮了一个，可等她把鸡蛋煮熟，小主人又不想呷了。寡妇有心把这个鸡蛋放进冰箱等这个小主人想呷的时候再拿出来，又怕被女主人撞见说她给小主人吃剩的东西呷；寡妇有心把这个鸡蛋给自己的崽呷了，又怕女主人发现鸡蛋少了，查问小主人又有得呷。为了哄小主人把这个鸡蛋呷了，她就用这个鸡蛋蘸了白沙糖给小主人呷，小主人果然痛快地呷完了。不想这个小主人呷出了甜头，还要呷，她只好又给他煮了一个，她担心主人回来发现白沙糖少了好多，又怕小主人吃糖太多咸坏了嗓子，就找了几粒糖精代替了白沙糖，小主人又呷了下去。可不一会儿，小主人就大叫大嚷肚子疼，等送

到医院，医生偏偏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糊里糊涂地，这个小主人就死了。主人夫妇就诬赖寡妇给害死的，并追问寡妇给这小主人呷了啥子毒药，寡妇就一五一十地数说起自己给小主人呷了两个鸡蛋的经过，当场就有人说糖精和鸡蛋合呷会中毒，寡妇赌咒起誓表白自己不知道。主人夫妇不信，回到家里就唤寡妇的崽照本宣科地实验，果然，寡妇的崽也大叫肚子痛，变态的主人夫妇却不准把寡妇的崽送到医院治疗，这个寡妇就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命根崽断了气，她没有钱去告状，就拿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扎进自己那颗将要痛裂的心脏，死在了自己的命根崽身边。”

肖竹娥听了这个故事，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追问道：“后来呢？后来呢？法律没有惩罚那两个残忍的法盲？”

“我讲的是故事，不是报告文学，没有必要交待得那么清楚。”苏冬青望着远方起伏的群山。

“那又是你胡编的。”

“那家的糖精有毒，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了私贩的盐死掉一样，是一个道理。你忘了我们在县城上高中时，你呷了鸡蛋又呷含糖精的冰棒后上医院的事了？”

“对对，那次成龙、静庵、静雯你们四人把我抬到医院，打了止痛针也不管用，静庵给我买了碗辣霍霍的面呷，因我喜欢呷辣子不喜欢呷面，就翻肠倒肚地吐了出来，病却马上好了。看来就是这个道理罢。”

“呸，我们危言耸听的帽子是你自己给我摘掉了！”

“不过，我去当保姆这家女主人是我们的老乡，我们还是

远房亲戚哩！再说，静庵得大学毕业才能娶我，我要是有了个崽，也就不出去了……”肖竹娥蓦地觉到自己说走了嘴，脸忽地红了，把支在下巴的双手往上移，盖住脸庞，咯咯地笑着掩饰着自己的难为情，倒把苏冬青窘得莫名其妙地红了脸，但见肖竹娥如此一往情深地说起了王静庵，只好忍了心头的醋意板起脸继续说：“我给你再讲一个不带崽的保姆的故事。从前，一个淳朴善良的十四岁的山里妹子，她的勤劳能干，被城里的一位远方姑奶奶看上，因为姑奶奶的女儿的半年产假已满，要去上班了，姑奶奶就把她廉价雇用，从山里接出来，去带姑奶奶的外甥女。山妹子对这个小小的妹伢十分喜欢，全心全意为这个妹伢服务。可这个妹伢的妈妈贪心不足，非要山妹子在下班之前做熟饭菜。山妹子只得尽力而为，常常急得汗如雨下。一天，又到了做饭时间，山妹子把推妹伢的车放进厨房里，让妹妹坐在车里玩，自己一边洗菜，一边照顾妹伢，妹伢一高兴一打挺，就连同车子倒栽在地上，恰好厨房没铺地毯，是坚硬的瓷砖，这妹伢就被摔得七窍流血。见女主人抱着女儿号啕大哭，山妹子吓呆了，瑟瑟地发着抖，然后抬起头，望着女主人，乞求饶恕，始终跪在地上不起来。”

肖竹娥低低地惨叫了一声。苏冬青看了看肖竹娥，说：“后来，这个妹子真的死了”。

“你莫拿这些啥子破烂故事吓我，我这都出了朝门起程了，你就不会说点吉利话给我听！”肖竹娥扬起拳头，在苏冬青眼前晃了晃。

“要得，要得，我就给你讲一个吉利故事，包你满意。”苏

冬青挪了挪屁股，坐到了竹娥的对面，馋猫一样的目光把竹娥的全身抚摸了个遍，开始讲：“从前，有一个和你长得一样靓的小保姆，名字不叫肖竹娥，她的情哥哥也不叫王静庵，也没有一个叫苏冬青的木脑壳单恋她。女主人问她这样美丽标致的女孩为啥子做保姆呢？她笑而不答。男主人问她你这样温柔可爱的女性为什么要做保姆呢？她只是胸有成竹地用了含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男主人。男主人读懂了她的这种目光，不久，男主人就让她取代了女主人的位置。”苏冬青刚刚讲到关键处就匆匆收尾，因为他发现肖竹娥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肖竹娥愣了半晌，叹道：“若是王静庵知道我做了保姆，会不会也在心中编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唉，他这个人别看不声不响，心里可是爱想事的。不过我问心无愧，实际上，我出去，主要是见他日子过得太苦，我准备把这两百元的保姆费，一半给他上学用，一半攒起来留作毕业分配送礼用，我想他会理解我的苦心。”

苏冬青摇头道：“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肖竹娥看着苏冬青，苏冬青却躲开了她的目光。肖竹娥终于说：“冬青，你别以为我是木脑壳，我是那粗中有细的人，咋就没有见你看中哪家的女？媒婆都快把你家的门槛踢破了哦！”

“王静庵娶了你的那天的第二天我的堂客就会进苏家门的。”苏冬青说完这些话，把手举向空中，“好好，就此打住，一些话是不能说穿的，朦胧才是美，朦胧才是美！咱们还是说当保姆这事，因为我知道你……准确地说是你们，你们不会接

受我资助的一分钱，所以你当保姆就去当吧，这样，你离王静庵的大学近了，就有了多了解他的机会，蛮好蛮好！”

肖竹娥就又不高兴：“这话若有酸兮兮的调子就好听了。”

“好好，来，我们说些好听的，人的世界观不同，走的路也不同。”

“对头，对头，这仙居岭的茅山路和城里的宽阔柏油路是比不得的。”

“你看你看……”苏冬青被呛了一般，半晌组织不出语言，“也只好干笑几声，恢复了幽默的本色。”其实，我们仙居岭也有好多城里比不得的东西，你看这满山的翠竹，你看这遍地的杉林，你看这五月的堆金簇银的山花，还有这清澈见底的泉水，城里七八块钱才买一瓶，还不一定是真的。空气的清纯就更不用提了，说不定将来会有城里人来我们这里买空气用罐装起来带回去卖，价钱也许比医院里那一瓶一瓶的氧气还贵呢！”

苏冬青的最后一句话，把肖竹娥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待喘过一口气，就指点着苏冬青的鼻子：“你可真是个美丽的幻想家，可你怎么解释我们仙居岭的人都往外跑的事实？”

“最终的事实是，他们终究要回来，人都是这样，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进入那个精彩的世界以后又感到很无奈。真的，据报载，一个我们山里的湘妹子，在外边受了辱后遇到一个好心人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死也要埋到家乡的山冲里去。”

“你绕来绕去又绕到这来了。”

见肖竹娥不高兴，苏冬青只好提醒竹娥快些赶路。

藏在大山深处的仙居岭，即使去县城，也要走三十余里坎

坷不平陡峭的人站着就能啃到土石能抓到茅草杂树的山中羊肠小道，到达一个名叫姐姐寨的镇子坐轮船或搭汽车，坐船沿资江逆流而上需要五六个小时，坐汽车经过横阳新化公路需要三个多小时，去省城，则要到新化县城转火车，再坐十多个小时才到呢！”

对于一个挑担者，三十多里茅山路是多么遥远漫长，可苏冬青是心甘情愿受这个苦，甚至觉得这路也并不算长，此去一别，后会无期，苏冬青心里是一派怅惘的荒凉。

很久以前，仙居岭人们的先辈，为了躲避兵役或苛捐杂税，离开富饶的鱼米之乡的故土，背着崽女，领着堂客，走进了这与世隔绝的大山的怀抱，他们或农或牧、或渔或猎，过起清苦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或许是苛政真的猛于虎，或许这里的景色风光总是一尘不染，那时没有一个人想到外面去，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才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那就是苏冬青的父亲苏显贵。那辰光，苏显贵还不显贵，连堂客都讨不起，他就离开了尚能耕作的父母，跑进县城的一家首饰店做了店员，五年后，店主人死于残暴的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苏显贵就领了才十七岁的老板娘喜春带着全部家当回到仙居岭。虽然两人把成担的金银财宝在刚进山时就用坛子封好埋进了一个绝密的山洞里，仙居岭的父老兄弟们还是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传统婚礼。因为他们无法知道喜春曾是店主人刚刚扶正为夫人的九姨太，由于喜春和苏显贵的年龄差不多，乡亲们也不去多想，都认为喜春是如苏显贵所说的店主家的使唤丫头，喜春也戒掉了姨太太的一切骄奢淫逸，拿出她做

使唤丫头时的看家本领，尽心尽力地做起一个山里人的标准妇人，被同辈们亲昵地称为喜春嫂。喜春接连不断地为苏家繁衍起后代，三年一胎地为苏显贵生了七个女，熬到了做喜春婶的年纪，第八胎才生下冬青，心满意足之际，不想绝育后六个月又生下个满女美娟，才总算住了炉。苏显贵和喜春几十年含辛茹苦，自不必说，好在有七个“银子包”的陆续出嫁，日子过得倒也不算凄惶。自改革开放以来，苏显贵又开始往外跑，几年过去，苏家不仅成了仙居岭的首户，在县城也有了店铺，像水一样泼出去的七个女几乎都沾了娘家的光，有三个女把家都搬进了县城经商。苏冬青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心望子成龙的苏显贵并没有为难儿子，要苏冬青去县城里掌管铺面。苏冬青去了几个月，还是回来了，回来后就频繁出入竹娥家的木楼，竹娥问冬青为啥子回来，苏冬青说就为和你拉呱。肖竹娥就板起脸说她早已把心给了大学生王静庵。肖家因为穷没啥子好吃的，敬慕苏家一心希望女儿嫁到苏家的竹娥妈还是为苏冬青杀了只老母鸡，苏冬青直呷得红光满面，汗流浹背，放下碗抹抹嘴巴，便生出一种脑满肠肥的感觉，本以为回来后就能继续与肖竹娥耳鬓厮磨，以期日后出现他预想的结果，不想肖竹娥竟为王静庵去省城做保姆，苏冬青一下子直了眼。

苏冬青对肖竹娥的爱慕在儿时就开始了。

苏冬青出娘胎就成了全家人的心肝宝贝，把他家的七个千金一下子比成了粪土，他的这七个姐姐也甘愿做小伏低，七个花瓣一样簇拥着这个花蕊一样的小弟弟，小冬青偏偏不喜欢和疼爱他的姐姐们玩耍，偏偏喜欢找对面山头上那不喜欢他的肖

竹娥玩。

肖竹娥和苏冬青同年同日生，命运却和苏冬青不同。肖竹娥降生后，她的三个哥哥就一个挨一个地病死了，找巫师看相，说是竹娥命里克父克兄，这使她爷老子早早厌恶了她，于是请巫师作法。巫师袖中喷出一团烟雾把竹娥熏倒，又手舞足蹈，说是把竹娥的真魂收进了他那衣袖里。然后把昏迷不醒的竹娥放在了一株翠竹下，清风吹来，竹竿摇曳，清凉的晨露滴落在竹娥的脸上身上，待竹娥将醒之际，唰地一刀结果了那株竹树，谓之给竹娥换上了竹子的灵魂。但竹娥却一直没能像竹子那样文静起来，泼泼辣辣能吃能干，从小眉宇间就带了一股强悍的英气。随着竹娥的两个弟侄的降生，竹娥几乎就代替了他那山上山下屋里屋外操劳的母亲的角色，小小年纪就给两个弟侄擦屎尿，她的好强心就使她见不得冬青的养尊处优。有一回，冬青欺负竹娥的邻居好友王静雯，连王静雯的龙凤胎哥哥都不敢站出来阻止，竹娥却把冬青追得屁滚尿流，若不是冬青的一个姐姐及时相救，冬青非鼻青脸肿披红挂彩不可。可越是这样，冬青就越想找竹娥玩，他接受教训，不敢再欺侮王静雯兄妹了，还结识了和王静雯要好的成龙。以后，他们五人就和睦相处，一同去山下的共大学校读小学，上姐姐寨读初中，再去县城读高中。最终，五人中只有文文静静的王静雯和文文弱弱的王静庵考上了大学。肖竹娥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去补习，苏冬青和成龙补习了两年，可高考分数一年比一年低，冬青灰了心就回了山冲，只有成龙仍在补习，因为成龙生得鼻直口阔，天庭饱满，一脸的富贵相，相面先生说将来是要大富大

贵的，所以成家就决意供成龙上学。虽然成家和许多山冲里人一样并不富裕，但成家勒紧腰带咬紧牙关仍然坚持着供他补习。况且还有现在的亲家苏显贵的大力支持呢！

他们五人刚上高中，就成双成对有伤风化起来，首先是苏冬青因了肖竹娥再也翻不动书本，接着英俊潇洒的成龙与文质彬彬的王静雯好上了。各自的家长自然是最先晓得，成龙的父亲成老倌快刀斩乱麻，在成龙第一次落榜意志消沉之际，强按脖子让成龙和苏冬青的满妹苏美娟订了亲。苏显贵支持成老倌对成龙早恋的干涉，不过是看上了成龙的一表人材，对自己儿子的暗恋却十分宽容，倒为儿子去肖竹娥家托媒，不想大胆泼辣的肖竹娥爱上的倒是王静庵。精明的苏显贵在料定了肖竹娥和王静庵的亲事如沙滩上建房造屋一样无根基之后，仍是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山里崽的堂客虽难讨，但苏家不包括在内，不就是找两条腿的女人嘛，又不是寻三条腿的四脚蛇！果然不久苏家媒妁盈门，可无论女方如何凭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苏冬青一概不见，几次声言要上九龙山寺院当和尚。见命根崽浑似弥勒佛释迦牟尼王子的脸庞，苏显贵和喜春才慌了神。苏显贵一方面联络了在县城的女儿女婿把苏冬青的目光往山外引，一方面以沉厚的聘礼诱惑有时饭都有得呷的肖家。喜春则策略一些，在肖竹娥的父母逼得肖竹娥几欲寻短见的情况下，纠缠了竹娥妈二水，巧妙地认下肖竹娥做干女儿，以图在这种近了一层关系的来往中使肖竹娥认识到苏家的家业的价值，早早领教过苏冬青的挥金如土的潇洒的肖竹娥依旧摘茶挖药，有一点钱就赶紧给王静庵寄去。倒是苏冬青可怜起父母的衷肠，平生第

一次撒谎说肖竹娥已接受了他，并强调说那样穷的女怎能再找个穷伢崽呢？相信钱能通神的苏显贵夫妇这才如释重负。可苏冬青却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边忍受单相思的煎熬、一边还要厚了脸皮向对他冷着脸的肖竹娥在人前套近乎，背地里免不了低声下气时不时地向肖竹娥作检讨。对于肖竹娥要进城当保姆，苏冬青自是敏感到肖竹娥是想和读师大的王静庵多见面，想想自己没有资格阻拦，也只好忍了心痛答应来个十八相送，一边自信地预测肖竹娥干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一边绞尽脑汁策略地给她注射“预防疫苗”，还要在家安顿暴跳如雷的老父亲，真也够难的。不好意思去找肖竹娥发作的苏显贵就指了苏冬青的鼻子骂：“你告诉那贱货，当了保姆就别想再进苏家的屋，伺候人的年轻妹子有几个好结果的？你娘当年……”还不待苏老倌说完，冬青娘就瞪着眼睛叫嚷：“我当年怎哩？”见苏老倌低了头，就拍了桌子叫了板，“我看倒真应该去城里见见世面，我最见不得纯粹的山妹子，冬青，你去告诉竹娥，你就说你伢老子娘老子同意她进城哩！”然后果决地为竹娥打点行装，苏显贵竟闷了声，去找他的用竹鞭制作的水烟袋去了。

肖竹娥在今日顺溜溜地起了程，这才使苏冬青有了时间不高兴，可不高兴她不也是要去吗？苏冬青便往高兴处想。苏冬青望着晚霞一般挂满山坡的一片片的野花，想起读高中时的一个暑假，他们五个伙伴去山中游玩，成龙和王静雯却躲在后边掉了队，后来会合时冬青看见王静雯那几乎一点就破的嫩面皮红紫紫地肿胀着，不由得顾自地嘿嘿傻笑出了声。

“神经兮兮的，又编了一个什么鬼故事？”肖竹娥现在总结出了苏冬青今天讲的故事都是不怀好意的。

苏冬青如实回答：“你说，那年暑假我们在山中，成龙要怎样发疯发狂，才把王静雯的面皮搞得恁肿？”

不提这事犹可，一提起成龙和王静雯，肖竹娥不禁愤愤不平，恨恨地说：“问你满妹去，哼，要不是你满妹，成龙和王静雯散不成！”

“那能怪我满妹？只能怪静雯妈的名声不好，惹过家破人亡的那件血案，或是怪成龙的伢老子贪图我家的门第！”冬青有些不高兴了。

肖竹娥啐道：“恁时变得人亏亦亏起来，俗不可耐！”

“呸，还没结婚，就忙着袒护起婆婆和丫姑喽！”见肖竹娥眉光一竖，苏冬青立刻就软了，解释道，“我不是俗气，我满妹人蛮漂亮的！”

“我怀疑成龙是否养得起她，挑呷挑穿还不说，单说一不高兴就摔家什，成家哪有恁多东西摔？说不定将来要把生的崽也摔喽！”

“你看你看，怎恁刻薄？恨屋及乌？”

“我只是可惜成龙和王静雯没有终成眷属。”肖竹娥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水，“我更不理解，你伢老子怎就看上了成龙？成龙他就算皮囊长得不错，可和你家门户不当呀！”

“我说实话你不要生气，我伢老子不主张高攀，才要我娶你。”

“可美娟是要嫁过去的。”